

世界建筑艺术史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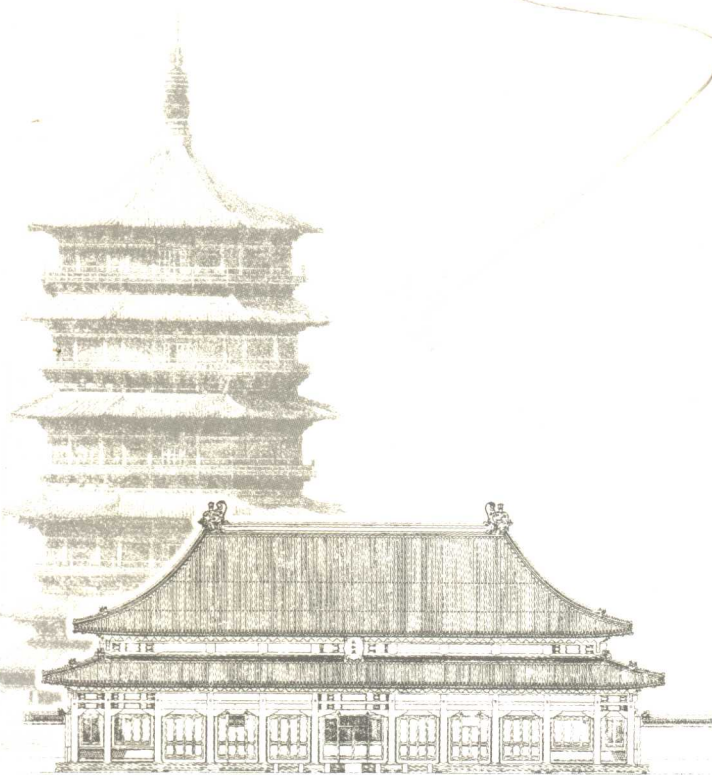
萧默 著

东方之光

古代中国与东亚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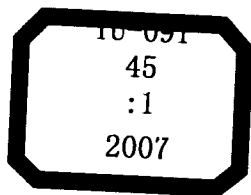
ORIENTAL LIGHT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China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世界建筑艺术史丛书



东方之光

——古代中国与东亚各国建筑

萧默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世界建筑艺术史丛书”内容涵括中外古今建筑艺术。作者为资深建筑历史与理论学家，以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为基础，对世界建筑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丛书尤重于对建筑文化与艺术的阐释，文字生动流畅，厚积薄发，适合对建筑艺术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文化界、艺术界和建筑界人士阅读。本书是世界建筑艺术史丛书之一，介绍了古代中国与东亚建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之光：古代中国与东亚建筑 / 萧默著.——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2（世界建筑艺术史丛书）

ISBN 7-111-20515-4

I.东... II.萧... III.①建筑艺术史—中国②建筑艺术史—东亚 IV.①TU-092②TU-0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0564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100037）

责任编辑：赵 荣 版式设计：时空意匠
封面设计：时空意匠 责任印制：李 妍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70mm×230mm·14.5印张·1插页·540千字

0001-4000册

定价：99.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销售服务热线电话：(010) 68326294

购书热线电话：(010) 88379639 88379641 88379643

编辑热线电话：(010) 68327259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这是一本写给建筑专业与非专业朋友的书。其实“建筑”也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除了有关工程技术方面的因素外，并无所谓专业内外，而本书并没有太多涉及工程技术，所以，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无宁说读者的定位更多的还是后者，力求谁都可以读得懂。在您开读以前，想把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缘由向您交代一下，并略表本书要义。

作者求学时，所学以建筑设计为主。当时的建筑系就叫“建筑师的摇篮”，摆明了就是培养建筑师。清华被归于工科院校，连理科都没有，加以时代背景的影响，虽然梁思成先生一向强烈主张建筑学生必须加强人文基础教育，许多课程如建筑理论及与其相关的如美学、艺术学、文化学等，其实都没有学过，就连建筑史也学得很不完整。因为刚刚批过“大屋顶”，中国建筑史被压成几节讲座。梁思成先生登坛开讲，虽说是满腹经纶，也没法子发挥更不能作狮子吼。在学校只听说建筑具有双重性——物质性与精神性，也听说建筑还是一种“艺术”。但我们只学了“物质性”，对“精神性”和“艺术”云云，却始终茫然。我们的理解只是把建筑弄得好看一点，大概就算是“精神”了、“艺术”了。正好这个想法与当时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口号完全相合。既然只要求“美观”，而且只需要“在可能条件下”“注意”一下子就可以了，何必追究那么多呢？但却又半信半疑。至于“建筑文化”，当时连听都没听说过。所以，虽说是所谓名牌大学毕业，按规定学制学了六年，却仅及于“器”，未闻其“道”。总之，特别茫然，问题特多。

而笔者天生就有一种偏爱寻根究底的毛病，某年恰逢机会，从设计单位脱身出来，钻进了敦煌石窟，搞起了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既然无法从学校学到，何不自己来琢磨。但这门学问必须具备上述那些人文功底，对于我来说，只能算得是半路出家了。于是边补课边捉摸，悟到了“建筑艺术”是一种表现性抽象性艺术，就像乐曲一样，只表现某种抽象的情绪氛围，不承担阐明某种具体概念的责任。

因此，前苏联国歌的曲调也就能用到现在俄罗斯的国歌上，虽然歌词全变了。而曾经作为封建君权象征的天安门也才能得以升华，有资格用在国徽上，以体现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其庄重恢弘的格调，也完全适合于展现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气度。

又想到“美观”与“艺术”概念的异同，认定“美观”顶多只能算得上是“广义艺术”，主要触及眼睛，止于浅层悦目的愉悦；只有“狭义艺术”或“真正的艺术”（车尔尼雪夫斯基语）方可触及灵魂，达至赏心的境界。大部分建筑，能做到“形式美”也就够了，但对于文化性理应特别强调的建筑，还远远不够，因为它们要求的不只是“形式美”，而更要求“文化”和真正的“艺术”及“艺术美”（历史留存下来的建筑，大多都属此类）。二者密不可分：艺术是文化的外化，文化是艺术的内涵。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不同体系、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形式的建筑？最主要的根据就在于各时代、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不同。顺理成章地，现代和将来各种文化的不同，当然也就是决定各地域、各民族建筑艺术存在的根据。所以，中国的新建筑文化，就理应既是时代的、也是中国的。文化又具有传承性，传统也因此而仍具价值，不但有历史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也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关于建筑历史的研究方法，则悟出了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区别：前者几乎就是建筑考古学，后者几乎就是建筑文化学。人生有限，只能主要选择一种，认定自己不是搞微观的料，只能从宏观或所谓“大历史”的视角来进行。

但以上整个的思考过程，却历经了好些年，而且是杂乱的、随机的，碰到什么想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于是，在“文革”过后不久的一篇文章中，笔者就提出了“没有人给音乐家规定‘在可能条件下注意好听’，给画家规定‘在可能条件下注意好看’，为什么要给建筑师规定‘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作为创作的一种普适的标准和方针？”

的质问。当然，重视经济是一个永远的课题，但它与建筑形象的塑造，难道是必然的矛盾？据我看，有时还刚好相反，只要拥有宝贵的本色美，天真烂漫的村姑就比那珠翠满头扭捏作态的艳妇顺眼多了。还说过“如果不管什么地方，不分什么民族，不论什么性质，都确实做到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那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因为在这里没有‘文化’和‘艺术’的地位”这样的话。1987年笔者提出了“建筑是人类文化纪念碑”的说法，从建筑体现文化的必然性、可能性、有效性和深刻性等方面作了一点分析^①。1990年又提出“文化决定论”的“谬说”，反对“经济决定论”，大有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宣扬“唯心主义”之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已有专文详述，这里就不深谈了^②）。

从对于现实的观察中，笔者又悟到，所谓“建筑艺术”，与“音乐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所有“纯艺术”指的就是音乐、绘画、雕塑……事物的本身不同，并非指“建筑”的全部，而仅指建筑的“艺术性”（广义和狭义）。无论如何，除了少数几乎就可以将之归之为“雕塑”也无所不可的建筑如纪念碑、凯旋门以外，所有建筑仍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性，只是比重不同。建筑的“艺术性”只是与其物质性相关的精神性的一种表现，所以，作为整体的“建筑”不可能是纯艺术。从创作和欣赏两方面来说，建筑艺术又都是公众性特别强的艺术，更多体现群体的文化心态，不像“纯艺术”那样，创作者几乎可以无度地张扬自己的个性。不明白这一点，正就是当今从外国流入在外国其实并不流行的各种各样“先锋派”建筑的要害所在。也正

①萧默：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1987年“首都建筑界纪念世界建筑节学术报告会”讲稿。建筑文化思潮[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北京，中国美术报、科技日报，1990；建筑·社会·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②萧默：文化决定论——论人的主体性兼与经济决定论商榷。北京：建筑师：第37辑，1990。

因为这一点，建筑艺术所体现的文化，就更具整体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的品质。

这套书就是笔者带着诸多的不解进行的学习小结，虽然不免于直白浅薄之咎，却是用了心思的。重点不是放在描述上（虽然属于描述的字数还是居多），而放在了从所谓“大文化”、“大历史”的宏观角度和文化、艺术的层面对对象的阐释上，也注意到了技术经济地理以至个人等因素。虽然有的历史学派反对“阐释”，认为那只是个人的观点，必会误导读者。只有摆明事实，才是史家的任务，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话虽有些在理，但本人却宁可完不成所谓“史家的任务”，也得把道理讲清楚。写不写在我，信不信由你，应该也还算公道。况且，什么是“事实”？不也是史家以自己的观点认定的吗！据个人浅见，作为欣赏者或建筑师、决策者、评论者或艺术史、文化史和建筑史研究者，要获得真正的欣赏或做好工作，必须进行一点理论方面的思考。而要思考理论，就必须了解历史。了解了历史，还必须关注现实，并以自己的研究为现实的创作提供参照。了解中国，也得知道一点外国。反过来也一样。总之，在时、空两个方面，都得有一些比较。这样，随着思考的进行，一部集古今中外于一体的书就这么出来了。

记得曾在合作一种书时，担任写序的先生写了一些“难免有误”、“欢迎指正”之类的话，却遭到了本人的异议：既然难免，又何必声明；别人的“指正”，也与你欢不欢迎无关。谁能保准自己就能做到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一句能顶多少句？洋人写序就不这样，总宣称自己有什么突破。国人却老是这样，反而不好。但对于这套书，作者却必须写明，充其量，只能算得是个人的一个学习笔记，“献”出来，无非是想吸引更多共同思考。意大利建筑理论家布鲁诺·赛维曾经说过：“含义最完满的建筑历史，几乎囊括了人类所关注事物的全部。若要确切地描述其发展过程，就等于是书写整个文化本身的历史。”他说得确实有理，但“道可道，非常道”，“道”这个东西，要说得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道”了。真正的历史和文化的“本身”，也不是和不可能是说或

写得出来的，说和写得出来的只是作者对历史和文化的认识，故“书写整个文化本身的历史”是没有人能做得到的。毕竟涉及的范围太大，问题太多，太复杂，凭一己之力，可以肯定不止是“难免有误”，而必将是挂一漏万，顾此失彼，只求不或尽量少地出现“硬伤”而已。各位仁人志士和青年朋友一定会不吝赐教。

全丛书分为四册，分别是《东方之光——古代中国与东亚建筑》、《文明起源的纪念碑——古代埃及、两河、泛印度与美洲建筑》、《华彩乐章——古代西方与伊斯兰教建筑》、《伟大的建筑革命——西方近代、现代与当代建筑》。

具体负责本丛书出版的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建筑分社，他们多年来认真出过一大批建筑书（包括拙著《敦煌建筑研究》和《萧默建筑艺术论集》），许多都很有影响。责任编辑赵荣女士工作非常认真，又出身于建筑学，特别能理解作者，仍为这本书的责编，就放心交给她了，并感谢她和诸位编辑对此书所做的贡献。



2006年10月

前言 Preface

1896年英国人弗列契(B. Fletcher)写了一本《比较法世界建筑史》，将中国建筑归入于“非历史的”一类。如果单从这几个字，按最好的理解，也许是指中国建筑不属于西方建筑体系。若是这样，除了他的用语欠缺礼貌以外，到也不必过于深究，因为中国建筑确实是自成体系的。但他又画了一幅“建筑之树”示意图，按他的标准从低到高地列出了世界各类建筑，中国建筑和与之同一体系的日本建筑被画在最底层的最右侧，仅与另一侧古代南美印第安人即印加人的建筑并列，而将西方各时期建筑详细分列，置于高端各层，则明显表达了弗列契一种当时在西方盛行的“欧洲中心论”的心态。那么，所谓“非历史”就明白地是不可理喻、了无章法之类意思的代称了。果然，同年另外一位英国人弗格森(James Fergusson)在《印度及东洋建筑史》中就说得更加直率，竟宣称“中国无哲学、无文学、无艺术，建筑中无艺术之价值，只可视为一种工业耳。此种工业，极低级而不合理，类于儿戏”。对于受中国影响的日本建筑，更贬为“日本之建筑，程度甚低，乃拾取低级不合理之中国建筑之糟粕者，更不足论”^①。对于此类“论点”，日本学者伊东忠太早已斥之为“实所谓盲者不惧蛇之类，殊无批评之价值”。其实弗格森的学术研究倒也不完全都是像上举这种十足“儿戏”式的“戏说”，笔者在近著《天竺建筑行纪》中还引用过他的一些话。他关于印度莫卧尔王朝阿克巴大帝建造的西克里城堡的评论“是一位伟大人物心灵的反映”，还是相当精当的。

然而，我们倒也不必太过于指责西方人的“欧洲中心论”，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曾有过程度更为严重的“中国中心论”，乾隆皇帝便是一位代表。早在弗列契和弗格森那些“戏说”出现前103年即1793年，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八十三岁圣寿庆典。英国正式派出马戛尔尼率600人的大型使团来华，向乾隆祝寿，并补行乾隆八十大寿时他们未能遣使祝寿之礼。当然祝寿只是一种名义，其意图本是正式建交，以利贸易。但中国人却丝毫没有关于

① (日)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中译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建交”的概念，几千年来都以“天朝”自居，此外都是“蛮夷”，所谓“化外之民”，不懂伦理纲常，只须“羁縻”而已。“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朝冕”，接受朝贡以后，总要加倍以至十几倍地赐以“赉赏”，并令“瞻仰天朝礼仪”，以示怀柔和天朝之丰盈大度。倒也并不干涉其内政，任其自生自灭罢了。但此时的英国，早在150年前就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实行君主立宪，10几年前又刚发生了产业革命。马戛尔尼来华，就带来了许多科学仪器、刚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等许多机器，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等先进武器，包括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的模型，甚至还准备给皇帝作一些机械和光学实验演示和热气球、陆军与炮兵的表演及铜管乐队演奏，大有举办一场贸易博览会的打算，展示中英贸易前景。但因为马戛尔尼不愿行三跪九叩大礼，惹得乾隆爷很不高兴，在马氏按英国规矩行单膝下跪礼后，没容他说话，“朝觐”礼就结束了。乾隆爷要和_传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给英王的回信中又大话连篇：“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缙天朝富有四海缙奇珍异宝，并不贵重。缙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缙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最后还忘不了依例加上“特此敕谕”四个字，一口回绝了建交和正常通商的要求，这不是“中国中心论”是什么？其实“中国”一词，古来本仅指中原之地，连刘备、孙权，还有本人这个南蛮楚人都不能算得上是正经“中国人”，后来才逐渐有了包纳全部领土的“中华帝国”的含意。乾隆爷的这种待客之道，也难怪外人要把“中国”更赋以“中央王国”的意思了。

但乾隆的大国心态倒也不完全是妄自称大。几千年来直到鸦片战争前20年即1820年，中国的GDP仍居世界之首，当年占到全球30%以上。人均GDP也高居世界第一。但中国人没有看到，自己的GDP只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在西方的机器工业和进取精神面前，前景实在已居颓势，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

上面所说都已是前话，总之，在现代思维面前，无论“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央王国中心论”都是错误的，而且早已过时，此时提起，不过是历史的回顾罢了。

由于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之不同，中西民族在一整套哲学观念、文化传统、宗教态度、性格气质、艺术趣味和自然观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反映到民族的艺术性格上也就有许多重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在各种艺术中都有表现，建筑艺术也不例外。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曾取得过独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的伟大成就，散发着这片大地特有的泥土芳香，表现出中国文化特有的伟岸俊秀，显示了与西方不同的风貌特征。但是由于建筑艺术的抽象性，而往往不易为一般人们所了解，它和它所成长的土壤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不那么清晰了。

在我们的讨论中，将力图把艺术性格和它所由从出的土壤紧密联系起来，更多地注意由形式反映的作品的内在文化意义方面。

如果把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相比，且不止于“器”或“式”的层次，而侧重于“道”或“法”的深度，可以大致见出中国建筑的几个显著特点：

1. 以弘扬君权为核心的人本主义。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是以人为本的，但这里的“人”并不主要指个人，而是由个人组成的整体社会。其主旨在于强调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与稳定，是在一种礼乐实用观的指导下，加强中央集权即“君权”的具体政治运作，而与西方中世纪的“神本主义”文化不同。其在建筑上的表现则是以弘扬君权的宫殿及与宫殿密切相关的都城规划为主，且成就最高，与西方长期以来以弘扬教权的宗教建筑为主且成就最高有别。

2. 原始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的深远作用。中国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当其进入文明社会之初，源于原始社会的许多观念如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被保留了下来。特别重要的是，这些崇拜以后被儒家接受并按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而流传久远，即特别强调祖先崇拜体现的血缘关系，以维系宗族尤其是统治者宗族内部的团结；将自然神等级化，以反证人间等级存在的合理性。是以族权和神权为烘托，达到巩固君权的目的。所以，中国就特别重视一整套中国特有的“礼制建筑”（坛庙、神祠、宗庙、宗祠）和帝王陵墓的建设。西方则除了宗教建筑（早期为神庙，基督教兴起以后为教堂）以外，并没有中国这种可称之为宗

教建筑的各级“礼制建筑”。西方虽然也有陵墓，却不具有中国的这种文化内涵，也不具有体系的传承性。许多民族（包括古希腊的泛神论）虽然有的至今仍保有自然崇拜或称万物有灵论和祖先崇拜等观念，却没有得到过像中国儒家那样的整理而系统化、体制化。

3. 缺乏宗教精神。儒学基于关注现世精神的清醒理性，使中国文化历来缺乏严格的宗教观念，即使在因数量之多而地位仅次于宫殿、礼制建筑和陵墓的宗教建筑包括佛道寺观和佛塔中，也充溢着一种人间的气息，强调与人相亲相近的宁静与和谐。而不像西方的教堂，着重于以其迥异于人的日常所需的巨大体量和不凡的形象，渲染神性的迷狂。

4. 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人和自然是不可分的，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秉持着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把自然的运行规律当作是人间运行规律的参照。中国人把自然看成是慈母，永远怀着一份亲切的感情和顺应的态度。中国建筑也从不强调在自然面前过于突出自己，造成与自然的对立，而只是作为自然的补充，“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西方人却似乎把自然看成是严父，天生的逆反心理使得他们总是要与自然对抗，不是渗透调和，而更重于对比甚至征服。这一点，在建筑和园林上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5. 执两取中，温柔敦厚。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执其两端而取其中，不走极端，温柔敦厚，百举不过。在建筑上，与比较追求建筑单体形象突出的西方建筑相比，更注重于群体的和谐与呼应。甚至为了群体的完美，而不惜有意地部分牺牲单体的多样。可以说，“群”是中国建筑艺术表现的灵魂。中国建筑更具有有一种“绘画”之美，群中的每一座建筑单体就像是画中的一些长短粗细浓淡不同的线，如果离开全画，这些线就失掉了意义。群外围绕的城墙或院墙则是画框。城楼、角楼或院门，则是画框上的重点装饰。“画框”里的单体内向而收敛。西方建筑则更具有有一种“雕塑”之美，本身就是完然具足的，雕塑感很强，外向而放射，几乎每座不同，争奇斗胜，突现自己。是人围绕着建筑，而不像中国，是建筑围绕着人。总之，中国的建筑重在创造一种群体的内在意境之美，比较含蓄，更多潜化之道；西方则重在创造单体建筑的外在形体之美，比较张扬，更多震撼之力。

6. 重视现实的理性精神。中国人更重视一种本体精神的不朽，对于“身外之物”包括

建筑，也总是持以一种相当现实的理性态度，不追求永恒，长期以来只以木结构为主。甚至对于佛寺佛塔，也总是以佛的“住所”来看待，除非不得已，轻易不用耗时费工的石材来建造，是世界七个建筑体系中惟一个以木结构为本位的体系。这一点，也应该与儒者的“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罕兴力役，无夺农时”等思想，以及上述追求温柔敦厚的审美趣味有关。而西方建筑和伊斯兰建筑却总是追求一种现实可视的不朽，尤其西方，长期以来凡重要建筑都用石头建造。一座教堂，动辄就要花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费工耗时。

关于中西建筑的比较，实质上就是中西文化的比较，乃是一个极大的题目，绝非以上几点即可概括或准确表达。而“文化”又是一个极具整体性的概念，各因素之间互为表里，也很难一一孤立枚举，故以上所列，不过勉为其难而已。比如对于中国建筑为何长期沿用木构，以笔者之孤陋，至少也听到过五六种别的说法。对于这个极大的题目，笔者虽有所思考，坦率地说，至今（也许此生）也并未想得透彻，更写不明白，正合了“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此处只是提出一个引子，见仁见智，还须读者自行体悟，自为取舍。

以上关于中西建筑的比较，很难说孰优孰劣，就好比山南宜于桃李，山北宜于松柏，各有其宜而已。在世界日益向着全球化的方向迈进的今天，不妨都可互相学习。但有必要强调，全球化并不是单一化，与多元化应该并存互补。传统尤其艺术传统中的精粹经常都是经过几千年的优选才得以形成的，且在继承中有所演化，必不会而且不应被轻易抛弃，而妄自菲薄。故何为体何为用的问题，取舍之间，还以慎重为宜。那种惟洋是尚，惟中务贬的想法和做法，不免浅薄，非笔者所取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上所谈主要是就其主体民族汉族所言。其他民族的建筑因文化之差异，也必会有性格上的不同，同时又互相影响。篇幅所限，具体叙述，只能见诸正文了。

古代中国与相邻东亚各国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关系非常密切，在文化包括建筑文化上具有体系性的一致性，同属于儒文化圈的范围，但又各有不同的创造，故合为一册，加以综述，并利互见。当然，中国建筑同时也受到过域外特别是南亚和中亚的影响，而融合

为自身的一部分。

前已提到，大致说来，古代世界曾有过七个文化体系和与其相应的七个建筑体系，即古埃及、两河、中国、印度、西方、伊斯兰和古代美洲。前四者又号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但或是早已中断，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异，只有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相沿不断而传承下来。这七个体系中，又以中国、西方和伊斯兰建筑流传时间最长，流域最广，成就也最大，称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关于这些，在本丛书都将一一介绍。

最后必须说明，本册前四章中国古代建筑的内容，是从经笔者主编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建筑艺术史》中由笔者担任的部分缩编并补充而成。原书纯文字总约120万（电脑统计），由13位作者共同完成。笔者所撰约80万，此四章的内容即采自其中，并适当参考了其他作者及更多专家的观点。原书1999年出版，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和文化部第二届全国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但因篇幅太大，影响读者阅读，几年中，早有数家出版社来约缩成简史，却总没有时间完成。本丛书基础原只是“外国建筑艺术史”，完成以后，采纳了出版社的建议，鼓了一把劲，趁便将中国建筑艺术部分也完成了，并纳入其中，方成《世界建筑艺术史》，也算是了结了一樁心事。但将80万字缩成15万，包括补充的内容，取舍之间，也颇费斟酌。四章中之前三章按中国建筑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为序，第四章综述了几个少数民族建筑的成就。第五章专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建筑，是按本书主旨和体例新撰的，也适当参考了《中国建筑艺术史》张十庆所撰“中国与朝鲜、日本建筑文化因缘”和笔者所撰“中国与越南建筑文化因缘”二节，在此对十庆兄和参加过《中国建筑艺术史》撰写的其他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目录

Contents

丛书序	III
前 言	VI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曙光——萌芽期的中国建筑（先秦至魏晋）	001
一 先秦建筑	007
城堡或城市 / 宫殿 / 高台与墓葬 / 建筑理论的发轫	
二 秦汉建筑	023
都城与宫殿 / 礼制建筑 / 陵墓	
三 魏晋南北朝建筑	039
都城与宫殿 / 佛寺 / 佛塔 / 陵墓	
第二章 耀眼的中华——高峰期的中国建筑（隋唐至宋元）	051
一 大唐气象	053
二 隋唐建筑	055
都城与宫殿 / 佛寺 / 佛塔 / 陵墓 / 桥梁	
三 五代宋辽西夏金建筑	086
都城与宫殿 / 佛寺 / 礼制建筑 / 佛塔 / 陵墓	
四 唐宋园林	112
五 元代建筑	118
都城与宫殿 / 宗教建筑	
第三章 中华似锦——充实期的中国建筑（明清两代）	129
一 明清大势	130
二 城市与宫殿	132
三 国家礼制建筑	157
四 陵墓（附“风水”简说）	165
五 佛道寺观	176

Contents

六 佛塔	190
七 民间公共建筑	192
宗祠、先贤祠 / 神祠 / 景观楼阁	
八 园林	205
概说 / 江南私家园林 / 华北皇家园林	
九 民居	226
十 长城	238
第四章 中华群星——中国少数民族建筑	245
一 藏蒙地区及汉地藏传佛教建筑	246
藏蒙地区与藏传佛教简史 / 藏传佛教建筑概述 / 西藏喇嘛庙 / 西藏宗山	
与布达拉 / 内蒙古喇嘛庙 / 汉地喇嘛庙 / 喇嘛塔	
二 维吾尔族伊斯兰建筑	289
三 回族伊斯兰建筑	301
四 云南纳西族与白族建筑	308
五 云南傣族建筑	316
民居 / 佛寺 / 佛塔	
六 黔桂侗族建筑	334
民居 / 鼓楼 / 风雨桥	
第五章 锦上添花——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建筑	346
一 朝鲜半岛建筑	347
二 日本建筑	380
三 越南建筑	430
参考文献	442
插图来源	442

Foreword	III
Preface	VI
Chapter I Twiligh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sprouting period (from Pre-Qin dynasty to Wei and Jin dynasties)	001
1 Architecture of Pre-Qin Dynasty	007
Castle or city / palace / high platform and tomb / commence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2 Architecture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023
Capital and palace / Ritual & ceremonious building / Mausoleum	
3 Architec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Wei Dynasty, Jin Dynasty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039
Capital and palace / Buddha temple / Buddha pagoda / Mausoleum	
Chapter II Brilliant Chinese architecture --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peak period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051
1 Great Tang Dynasty	053
2 Architecture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055
Capital and palace / Buddha temple / Buddha pagoda / Mausoleum / Bridge	
3 Architecture in the period of Five Dynasties, Song, Liao, Western Xia and Jin Dynasties	086
Capital and palace/ Buddha temple / Ritual & ceremonious building / Buddha pagoda / Mausoleum	
4 Garden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112
5 Architecture of Yuan Dynasty	118
Capital and palace / religious architecture	
Chapter III Flourishing Chinese architecture --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consolidation period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29
1 Overview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30
2 City and palace	132
3 Chinese ritual and ceremonious architecture	157
4 Mausoleum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Fengshui" is attached)	165